

参与式设计中的文化间性与设计对话

闵晓蕾, 季铁

(湖南大学, 长沙 410082)

摘要: **目的** 针对全球化进程中的社会性复杂问题, 以文化间性理论研究为基础, 探究地域性的“差异性”转化为融入全球价值的“关联性”的动态路径和方法, 参与式地促进跨文化交流与认同。**方法** 对文化间性理论进行基础研究, 总结和挖掘其内在特性及问题, 从而提出参与式设计对话模型, 并以“新通道”项目中针对藏文化的设计及社会创新实践为实证案例, 通过设计团队与当地文化持有者的设计对话和协同共创, 完善并验证参与式设计对话的工作方法。**结论** 在新时代全球化的语境下, 文化间性跨越了文化的边界, 具有差异性、平等性、互动性和共创性的内在特性。在此基础上, 构建设计对话模型和工作方法, 可以有效地激发设计的参与性与协同性, 促进本土知识的全球化创新与可持续发展, 从而增进文化认同。

关键词: 文化间性; 设计对话; 参与式设计; 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 TB4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3563(2019)08-0054-06

DOI: 10.19554/j.cnki.1001-3563.2019.08.009

Interculturality and Design Dialogue in Participatory Design

MIN Xiao-lei, JI Ti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Aiming at the social complex problems in globalization, based on research of the interculturality theory, the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dynamic path and method of transforming regional "Difference" into "Relevance" which can integrate global value, to achieve the participatory promotion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identity.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on the interculturality theory, its inh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problems were summarized and excavated; and a participatory design dialogue model was proposed accordingly. Additionally, taking the design and social innovation practice of Tibetan culture in the "New Channel" project as an example, the working method of participatory design dialogue was improved and verified through the design team's design dialogue and co-creation with the native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interculturality transcends cultural boundaries and possesses inherent characteristics, which are diversity, equality, interaction and co-creation. On this basis, building a design dialogue model and working method could effectively stimulate collaboration and participation of design, promote global innov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knowledge, and thus to enhance cultural identity.

KEY WORDS: interculturality; design dialogue; participatory design; culture identity

全球化的推进使地域边界变得日益模糊 (Phantasmagoric)^[1], 多样文化之间的交流引发了在地化与全球化、差异性与关联性的矛盾, 同时也推动了商业、科技、艺术、教育等领域的深度融合, 形

成了新的交叉研究领域, 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创造了条件。文化间性正是“主体间性”的哲学思维在此文化语境中的引申表达, 体现了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互动关系, 具有促进文化共存、交流和认同的意义。

收稿日期: 2019-01-12

作者简介: 闵晓蕾 (1992—), 女, 河南人, 湖南大学博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创新及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通信作者: 季铁 (1972—), 男, 湖南人, 湖南大学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社区研究与地域文化创新。

1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间性

1.1 文化间性理论基础研究

20 世纪中叶，科技革命和社会变迁对现代西方哲学各个流派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间性理论开始成为众多学者的重点研究对象，为文化间性理论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石。1931 年，由奥地利哲学家胡塞尔提出的主体间性理论（Inter-subjectivity），开始关注自我与他者的依存和交互关系。1960 年，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提出了视域融合理论（Horizon verschmelzung），强调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异质性元素的融合。在此基础上，法国思想家克里斯蒂娃于 1969 年将间性理论引入文学研究中，提出了文本间性理论（Intertextuality，又被称为互文性），主张文本的意义是在与其他文本交互参照、交互指涉的过程中产生的。

随着间性理论不断发展，1981 年，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创造性地将间性理论引入社会学的范畴，提出了交往行为理论（Communicative action），强调主体间对话沟通、作用融合及不断生成的动态过程。而在同一时期，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对于对话理论（Dialogue theory）的探讨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作为交往行为和对话理论的延伸，著名哲学家潘

尼卡于 1987 年提出了“文化间哲学”（Intercultural philosophy），强调文化之间的开放性和对话性，这是文化间性理论的前身。随着文化杂合理论（Cultural hybridity）、差异理论（Discrepancy theory）的不断参与，德国理论家莫尔于 2000 年正式提出了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ity）的概念，随后由清华大学哲学系万俊人教授于《寻求普世伦理》中翻译并引入国内。200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化公约》，对文化间性进行了明确定义：文化间性指不同文化的存在与平等互动，以及通过对话和相互尊重产生共同文化表现形式的可能性。

由此可见，文化间性理论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以主体间性为基础，融合了交往行为理论、对话理论、文化杂合理论、差异理论等理论观点，跨越文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学科的边界，历经 70 余年而逐渐发展为一个综合性的理论概念，近年来成为学者们关注和讨论的热点，文化间性的理论发展见表 1。虽然在现阶段乡村振兴与文化自信的建设过程中，文化间性与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探索不胜枚举，但是相关的论述和研究却少之又少。于是通过研究参与式设计中的文化间性和设计对话，并以实践案例作为完善和验证，希望对相关的设计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和指导意义。

表 1 文化间性的理论发展
Tab.1 Development of interculturality theory

人物	国家	时间	理论	来源
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	奥地利	1931	主体间性理论	《主体际性的构造》
Hans-Georg Gadamer	德国	1960	视域融合理论	《真理与方法》
Julia Kristeva	法国	1966	文本间性理论	《词语、对话和小说》
Jürgen Habermas	德国	1981	交往行为理论	《交往行为理论》
M M Bakhtin	苏联	1982	对话理论	《对话性想象》
Raimon Panikkar	西班牙	1987	文化间哲学	《看不见的和谐》
HomiK Bhabha	印度	1994	文化杂合理论	《文化的定位》
Stuart Hall	英国	1997	差异理论	《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
Ram Adhar Mall	德国	2000	文化间性理论	《文化间哲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2005	文化间性定义	《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

1.2 文化间性的基础特性及内在问题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面对幸福感、多样化、均等共享等社会需求，尊重并保护文化多样性、宽容对话及合作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佳保障之一^[2]，文化间性概念因此体现出新的特征：它以承认差异、尊重他者为前提条件，以对话为根本，以沟通为旨归^[3]，强调一种文化与他者际遇时产生的交互作用、交互影响、交互镜借的内在关联。基于以上理论基础，本文研究的焦点定位于文化间性的基本特性，即差异性、平等性、互动性、共创性（见图 1），以及其设计参与过程中的应用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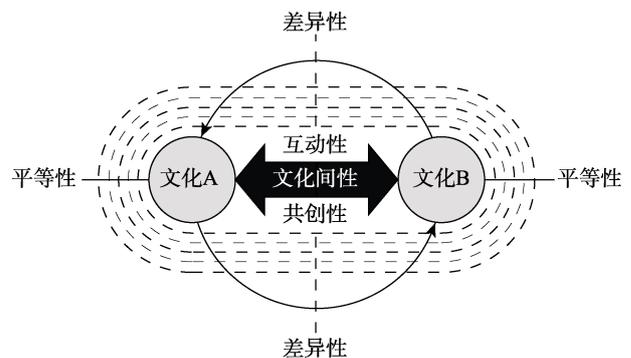


图 1 文化间性的基本特性
Fig.1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culturality

1.2.1 差异性

美国人类学家迈克尔·赫兹菲尔德认为：文化是流动的、相互对立的，也是断裂的，它按结构性特征分布于不同地区的群体中^[4]。中国现阶段存在着宗教信仰、文化背景、地缘环境以及民族风俗等多方面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因为差异，才有相互了解和理解的必要；因为需要了解和理解，才必须展开相互之间的交流和对话^[5]。差异性既是文化间性的前提条件，也是文化多样性的根本要素，更是设计创新的源泉。

1.2.2 平等性

随着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嫁接、互补和融合，文化早已跨越“文野之别”^[6]，抛却偏见和误解，并无优劣高低之分，一律平等。这种平等性不仅体现在文化话语权上，还体现在文化交流和协同共创中。文化间性即是一种基于自主和平等的平衡性关系的交流与互动，致力于文化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相互宽容。

1.2.3 互动性

吉川博士提出，构建跨文化认同是塑造文化中介人(Man of in-betweenness)、打造联合式身份(Identity-in-unity)的过程^[7]。文化间性的“间”字，即体现了多元文化际遇时产生的交互作用、交互影响、交互镜借，达成共识和共享，融汇出双方都能认同的价值域，从而为参与式设计提供互动环境。这是文化间性的核心主旨，也是构建跨文化认同的关键所在。

1.2.4 共创性

在互动性的基础上，通过不同文化之间“友善的碰撞”，文化间性发生了意义重组，产生了全新的“化学反应”。共同创新使文化之间萌生新的理解和共识^[8]，达成合作共赢。这种“共创性”是文化间性的核心创新路径，不仅能突破传统的文化界限，而且能创造新的文化价值领域，从而激发设计创新。

文化间性的差异性、平等性、互动性和共创性，正是我国现阶段的文化语境“和而不同”的体现：“和”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融合与交流，是一种“共性”；而“不同”则是多元文化的差异性与多样性，是一种“个性”。在不同文化的对话中，如何处理文化间性4种特性之间的关系？如何找寻“共性”与“个性”的平衡点？如何实现差异基础上的对话和融合？正是文化间性的内在问题所在。

2 参与式设计对话模型

丹·弗里德曼在《激进现代主义》中提出，设计作为更加宏大的文化背景中重要的创造性活动，对历史性转型时期的一种新的意义上的平衡和愿景有着非常大的作用。随着近年来跨学科设计、跨文化设计、参与式设计和协同设计概念的兴起与传播，设计的边

界不断扩大与蔓延，新的协作能力催生出了新型的设计实践^[9]。设计作为内在驱动力，其协同性和参与性不断被挖掘与激发，对于促进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角色交流和互动有着重要的意义。

跨学科合作不是简单的学科叠加或共享的团队合作，而是需要新的实践和理论合作模式^[10]。20世纪80年代，孟菲斯设计流派的崛起开创了设计驱动创新过程的3个阶段：采纳、解释和表达^[11]。著名社会创新学家曼梓尼提出的协作式接触(Collaborative encounter)^[12]和意大利学者罗伯托·威尔甘地提出的设计驱动创新(Design Driven Innovation, DDI)^[13]理论中都有提到，优秀的协作模式需要具备以下要素：在可靠的公共创新空间中，通过动态性地听、解释和表达的过程，形成“设计对话”^[14]。

基于以上理论，“设计对话”即通过设计思维的交流和互动，驱动知识共享和创新的过程，由以下5个基本元素组成：公共创新空间(Public Innovation Places, PIPs)、话题(Topic)、诉说者(Teller)、聆听者(Listener)和促进者(Facilitator)。关于参与的对话大多都是在学科的边缘发起的^[15]，在政府、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场景中，设计对话都是用来促进参与式设计的重要途径之一。由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于设计具有不同的情感认知，所以设计师成为推动创新的“促进者”，促进信息在不同角色层次之间的流动，从而构建文化间性下的“知识共同体”，通过聚合效应形成“1+1>2”的参与式设计创新网络，综上构成了参与式的设计对话模型，见图2。

3 “新通道”设计与社会创新项目实证研究

3.1 项目背景

“新通道”设计与社会创新项目是由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于2009年发起的“文创公益、精准扶贫”实践项目。十年间，项目组织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家、设计师、学生等文化创客团体，深入多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良好的少数民族地区，通过文献调研、实地考察、人物访谈等方法，与当地手工艺人和居民形成良好的设计对话。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16]，完成了大量的文创产品设计、数字影像纪录、旅游规划与景观设计、APP与互动游戏开发、知识平台搭建、电商平台孵化等工作，将地方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价值。

2018年，项目组来到云南省香格里拉藏区，计划进行为期四周的设计与社会创新研究。随着近年来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大量外地游客的到来为传统而封闭的藏区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可是由于语言、信仰和风俗的不同，当地居民与外来人群的交流甚少，文化认同难以建立。在该语境下的文化间性中，参与式设计、协同设计是收集本土智慧和用社会同理心与包容性来创造设计解决方案的典型方法^[17]。本次项目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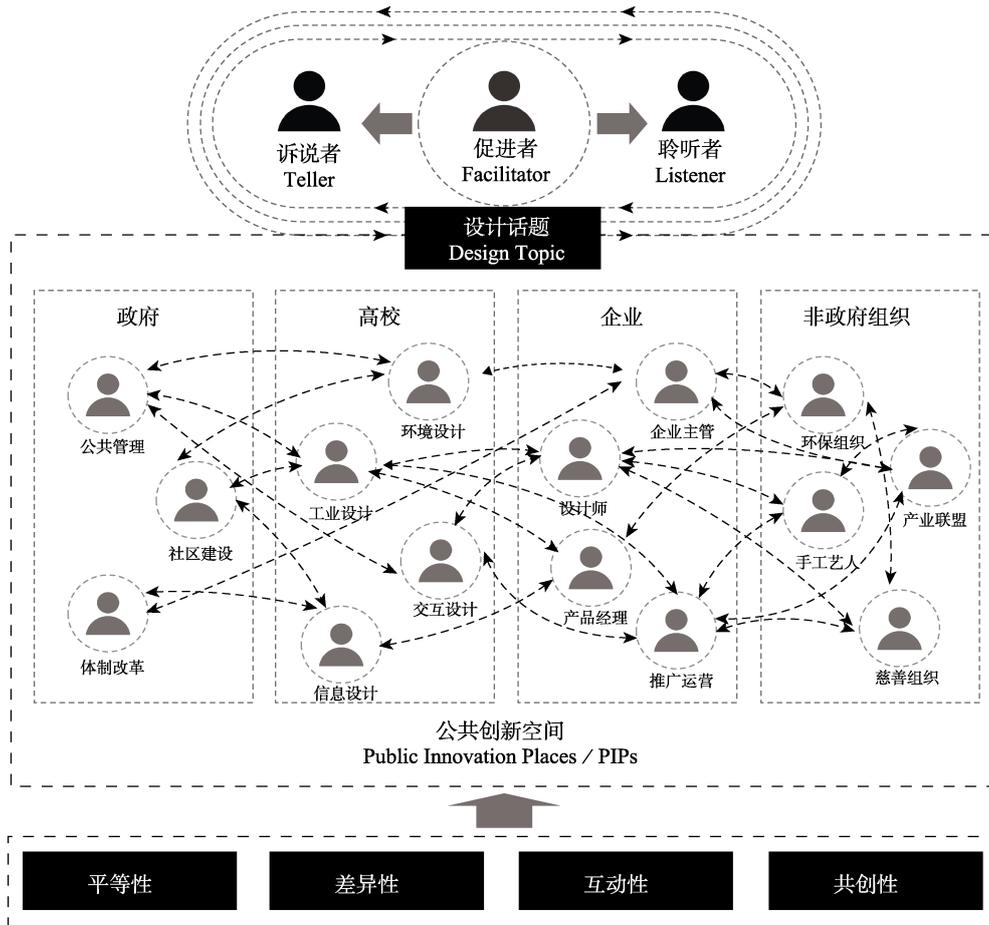


图 2 参与式设计对话模型
Fig.2 Model of participatory design dialogue

的主要目标是：进行文化间性下的设计对话，促进本地文化持有者与外来设计团队的沟通和协作，通过参与式设计将地域特色文化转化为创新设计源泉，找寻共同的文化价值。

3.2 实践过程

设计团队由 35 名来自工业设计、雕塑陶艺、机

械制造、电子信息、社会工作、新闻传播等跨专业背景的教授、设计师及研究生组成，以社区研究的方法对尼西村、霞给村、奔子栏等地进行了实地调研和人物访谈，深入了解了当地的宗教、物产、建筑及人文资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艺进行了重点记录和创作，见图 3。



图 3 香格里拉实地调研及手艺人访谈纪实
Fig.3 Local investigation and interviews with craftsmen in Shangri-La

围绕印经专题、黑陶专题、东巴纸专题等多个文化专题,设计团队在两周的时间里经过市场调研、头脑风暴、草图绘制、三维建模、模型制作、视觉设计等过程,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完成了如智

能转经筒、灯具摆件、黑陶香器、快客杯、文具收纳套件等系列文创产品设计,见图4。然而,由于设计团队对于藏文化的宗教信仰及图腾崇拜缺乏准确的认知,所以难以获得文化持有者的认同和共鸣。



图4 基于藏区文化的创意产品设计方案
Fig.4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based on Tibetan culture

为了解决该问题,以香格里拉印经院的佛堂作为公共创新空间,以基于藏区文化的创意产品设计方案作为对话的主题,设计团队与当地文化持有者进行了多次设计对话。在对话过程中,设计师作为诉说者,手工艺人和佛教高僧作为聆听者,同时也是促进者和知识中介,通过不断的表达和聆听,形成了动态的、多元的角色互换过程。当地文化持有者对设计作品提出了许多修改建议,例如佛像图腾的使用规范、藏经文的真实涵义

及使用情境、本土材料环保性及可持续性等问题,并实际参与了多阶段的决策过程。在此基础上,设计团队经过多次的修改、反馈、讨论、再修改,不断完善了设计方案,最终取得了认可。他们表示非常希望能吸引更多的设计团队加入,为藏文化的传承及传播贡献更大的力量。通过一次次的设计对话和参与式设计,文化的边界不断被缩小,设计的协同性与参与性不断被激发,逐渐建立起了文化之间的平衡和认同,见图5。



图5 香格里拉印经院里的设计对话
Fig.5 Design dialogue in classics printing courtyard in Shangri-La

通过本次实践,团队建立了参与式设计对话的工作方法:首先,以香格里拉藏传佛教的文化研究为基础,将本土资源进行分析,并归纳为地方知识;其次,通过设计团队与文化持有者之间的设计对话,将地方知识融合转化为设计语言;然后,通过参与式设计的协同创新,

赋予文化价值以共同意义;最后,通过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形成从地方资源到全球价值的动态转化路径,见图6。在此过程中文化间性作为核心,设计作为共同语言,可以激发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参与性及协同性,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本土文化与国际文化的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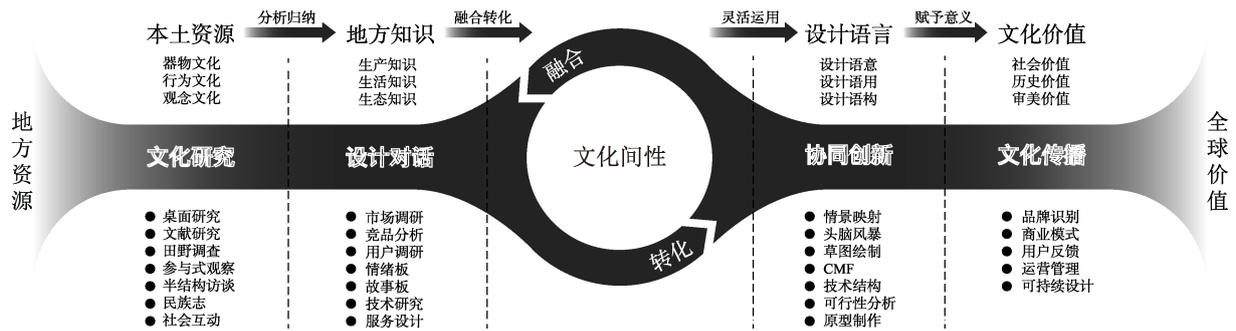


图 6 参与式设计对话工作方法
Fig.6 Workingmethodof participatory design dialogue

4 结语

在文化间性的差异性、平等性、互动性、共创性基础上，通过“新通道”项目的实践经验总结得出，构建设计对话模型及工作方法，可以激发设计的协同性与参与性，整合本土资源和地方知识，促进参与式设计的可持续发展，为文化交流与传播提供新思路，实现从“个性”到“共性”的动态平衡转化，创造共享的社会价值，从而达到地域振兴的根本目的。

参考文献：

[1] GIDDENS A.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M].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2013.

[2] RUSSELL L K.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J]. 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 2002, 41(1): 57—62.

[3] 蔡熙. 关于文化间性的理论思考[J]. 大连大学学报, 2009, 30(1): 80.
CAI Xi. On the Theory of Interculture[J]. Journal of Dalian University, 2009, 30(1): 80.

[4] COLLINS S G. Anthropology: Theoretical Practice in Culture and Society by Michael Herzfeld[J].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2002, 75(2): 441—445.

[5] 万俊人. 寻求普世伦理[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WAN Jun-ren. Seeking Universal Ethics[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6] 费孝通. 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 34(3): 15—22.
FEI Xiao-tong. Reflections, Dialogues and Consciousness

of Culture[J].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1997, 34(3): 15—22.

[7] YOSHIKAWA M J. The Double-swing Mode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J]. Communication Theory, 1987(7): 319—329.

[8] BOHM D. On Dialogue[M]. London: Routledge, 2013.

[9] PERRY C.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in Design[J]. Architectural Design, 2010, 76(5): 5—9.

[10] NASCIMENTO S, PÓLVORA A. Opening up Technologies to the Social: between Interdisciplinarity and Citizen Participation[J]. Design Issues, 2013, 29(4): 31—40.

[11] BERTOLA P, TEIXEIRA J C. Design as a Knowledge Agent[J]. Design Studies, 2003, 24(2): 181—194.

[12] MANZINI E. Design, When Everybody Designs: an Introduction to Design for Social Innovation[M]. Boston: MIT Press, 2015.

[13] VERGANTI R. Design as Brokering of Languages: Innovation Strategies in Italian Firms[J]. Design Management Journal, 2003, 14(3): 34—42.

[14] VERGANTI R. Innovating through Design[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06, 84(12): 114—122.

[15] HARDER M K, BURFORD G, HOOVER E. What is Participation? Design Leads the Way to a Cross-disciplinary Framework[J]. Design Issues, 2013, 29(4): 41—57.

[16] 季铁, 郭寅曼. 针对设计参与的特色文化产业的产学研模式探索[J]. 包装工程, 2017, 38(24): 18—22.
JI Tie, GUO Yin-man. Exploring on the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Mode in the Field of Featured Cultural Industry Involving Design Discipline[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7, 38(24): 18—22.

[17] WANG W, NICK B K, JI T. Using Community Engagement to Drive Co-creation in Rural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sign, 2016, 10(1): 37—52.